



# 痛苦与狂喜

米开朗基罗传记小说

# 痛苦与狂喜

米开朗基罗传记小说

[美]欧文·斯通著

萧立明译



痛苦与狂喜  
米开朗基罗传记小说

〔美〕 欧文·斯通 著  
萧 立 明 译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 平野 装帧设计 陈允鹤  
北京宣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1983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编号：8027·8361 定价：0.38元

The Agony and the Ecstasy  
The Biographical Novel  
of Michelangelo

by  
Irving Stone

Condensation 1961 by  
The Reader's Digest Assn., Inc.

吴尚学 唐明立 插图

## 目 录

|      |     |     |
|------|-----|-----|
| 第一卷  | 画室  | 1   |
| 第二卷  | 雕刻园 | 29  |
| 第三卷  | 进宫  | 46  |
| 第四卷  | 出逃  | 77  |
| 第五卷  | 罗马城 | 107 |
| 第六卷  | 巨人  | 128 |
| 第七卷  | 教皇  | 154 |
| 第八卷  | 美第奇 | 191 |
| 第九卷  | 战争  | 210 |
| 第十卷  | 爱情  | 222 |
| 第十一卷 | 教堂  | 239 |

## 第一卷 画 室

他坐在二楼卧房的那面镜子前，从那里可以俯瞰佛罗伦萨安圭那拉大道；他在给自己画素描像，这是一张瘦削的脸，高高的颧骨，平而宽的前额，长着一头黑色的卷发，一双琥珀色眼睛，那两眼摆开很远，但眼睑显得厚实。

“我的头不合尺寸，”这个十三岁的孩子在想，“前额大大超出嘴和下巴。生我的人本当使用铅锤线测测才好呢。”

他轻轻地移动着身体，生怕惊醒自己的四个兄弟。他挥动炭笔，迅速地重新勾画着自己的面容，把面颊加宽，使嘴唇更丰满。“真是背透了，我这副脸就要交给委托人，不能重画的了，”他想。

一首鸟儿曲的旋律，象长笛横吹的声音，从窗扉传来；这准是他的朋友格拉纳奇来了。他把那张画藏到床底下，一声不响地走下环形楼梯，来到街上。

弗朗切斯科·格拉纳奇那时十九岁，长着一头干草色的头发和一双机灵的蓝眼睛。一年来，他一直在为米开朗基罗提供绘画材料和图片。这些东西都是他偷偷摸摸从画家吉兰达约的画室借来的，因为他自己在那里当学徒。

“这回你真个跟我去吗？”格拉纳奇问。

“我把这看作是给自己的生日礼物呢。”

“那好吧。可是要记住我向你介绍过的有关吉兰达约的



那些情况。他只喜欢自己的学徒一个个恭恭敬敬的。”

他俩横过“旧市”广场，在那里，肉摊前的滑车上悬挂着新鲜牛排。可是米开朗基罗停下来凝视着多纳太罗\* 的圣马可像屹立在奥尔·圣·米歇尔教堂高高的神龛里。他甚至激动地喊出声来：“雕刻是最伟大的艺术！”

“别在这儿呆看了，”格拉纳奇说，“还有事情要做呢。”

他们俩一道走进吉兰达约的画室。这是一个天花板很高的大房间，里面充满了油彩和炭笔等东西的刺鼻气味。画室中间是一张木板桌，六个昏昏欲睡的年轻学徒低头弯背地坐在周围的凳子上。在一个屋角里，一个人在用研钵细磨着颜料，沿着那面墙堆放着壁画的草图和素描稿。这些都是受托纳波尼家族的委托，供装饰圣马利亚·诺维拉教堂而准备的壁画稿。

在一个高台上坐着一个四十开外的人，他的宽面桌是画室里唯一整洁的地方，上面整整齐齐地摆着铅笔、画笔、速写簿，其他器具都挂在钩子上。

格拉纳奇在师傅的桌子下方停下来。“吉兰达约先生，这是米开朗基罗，他的情况，我已对您说了。”

米开朗基罗感到自己被一双眼睛注视着，这是一双由于比任何一个意大利艺术家更富于洞察力而颇有名声的眼睛。这孩子也用自己的眼睛在心灵中为这位坐在他上方的艺术家画像，描绘着那张生动的脸，以及脸上那厚厚的嘴唇、突出的颧骨；还有那黑色的长发和细长而柔软的手指。

“你的父亲是谁？”吉兰达约问道。

“洛多维科·迪·利奥纳多·波纳罗蒂·西蒙尼。”

---

\* 多纳太罗 (1386?—1466)，意大利著名雕刻家。

“这名字我听到过。你多大啦？”

“十三岁。”

“我们这儿是十岁学艺。那么这三年你在哪里？”

“在学校浪费时间，学拉丁语和希腊语。”

吉兰达约的嘴角骤然抽动了一下，表明他喜欢这样的回答。“你会画画吗？”

“有能耐可以学呗。”

“他的手艺好。贴在他父亲房里的那些壁画是他画的，我看过。”格拉纳奇说。

“咳，一个壁画匠。”吉兰达约讽刺说。

米开朗基罗严肃地应答着吉兰达约。

“我从未试过油彩。这方面一窍不通。”

“看来你所欠缺的无论是别的什么，也不会是谦虚。很好，给我画张素描，怎么样？”

米开朗基罗用眼睛把个画室扫视了一遍，象乡村青年在秋收酒会上吞食串串葡萄一样，津津有味地把室内的张张图画咽了下去。“为什么不让我画这整个画室呢？”

吉兰达约发出一阵短促的笑声。“格拉纳奇，给波纳罗蒂取纸和炭笔来。”

米开朗基罗坐在一条凳子上画起素描来。他的眼睛和手配合得很好。自进画室以来，他的呼吸本来一直很急促，现在却第一次恢复了常态。不一会，他感到肩膀上方有人在窥看。“我还没画完呢。”他说。

“够了。”吉兰达约仔细察看着那张画纸，“格拉纳奇说得对。你的手艺不错。”

米开朗基罗把手伸到他面前。

“这是石匠的手。”他自豪地回答说。



“我们这里可不用石匠。我收你做学徒吧，但你必须在第一年付给我六枚弗罗林\*。”

“我什么也付不起。”

吉兰达约尖锐地说：“波纳罗蒂家的人并不穷呀。既然你父亲想要你当学徒……”

“我一提起画画的事父亲就打我。”

“如果你告诉他我已经收下你，他不会打你吧？”

“能使我不挨打只有一条：您第一年付给我六枚弗罗林，第二年付八枚，第三年付十枚。”

“世上哪有这等事，我可闻所未闻！”

“要不我就不来为您做事。”

画室里的学徒们假装在工作，其实都在看热闹。这孩子恭恭敬敬，但坚持着自己的立场，眼睛直接凝视着吉兰达约，似乎在说：“我是值得你花这么多钱的。”那位艺术家感到既钦佩，但又不甘心。他说：“要你父亲来一下吧。”

在门口，格拉纳奇把手亲切地搭在这孩子肩上。“你打破了一切清规戒律。可你却被录取了！”

\*

\*

\*

对米开朗基罗来说，走过诗人但丁的石屋和巴迪亚教堂就象走过一个画廊一样：因为托斯坎纳人对待石头就象一个青年对自己的情人一样温柔。这个地区的人民早从他们的祖先伊特拉斯坎人开始就在山上采石，用牛拉到平地来，凿开，修整，造形，建造起房子、宫殿、教堂和凉廊，还有要塞和城堡。托斯坎纳人从小就闻惯了石头的气味，摸透了石头的

---

\* 弗罗林，佛罗伦萨中世纪的金币名。

脾气；五百年来，他们的祖先一直跟当地的晶莹的石头打交道，用它建起这样一座辉煌的城市，以致每个佛罗伦萨人都这样起誓：“永世不离开这佛罗伦萨圆顶大教堂！”

米开朗基罗来到家门口，从波纳罗蒂大屋的侧门进了厨房。他的继母卢克丽霞正在烤油饼。鸡肉已用油煎过，与洋葱、欧芹、鸡蛋和番红花研成肉糜，制成香肠。火腿和猪肉与乳酪、面粉、丁香和生姜已制成汤包，在枣泥和杏仁层中间已夹上鸡肉香肠。那盘子正在装上糕点，准备放到热灰上去烤。

“早上好，母亲。”

“哟，米开朗基罗。今天，我专为你准备了一点好吃的东西：吃到口里又脆又香的色拉。”

卢克丽霞每天清早四点钟就上集市去，这时农民还刚刚穿过鹅卵石铺成的街道，来到了这里，马车上装满了新鲜蔬菜、鸡蛋、乳酪和肉类。她选购的无花果、桃子、豆角和豌豆都是最好的；因此米开朗基罗和其他四个兄弟都管她叫“最好的人”。

她是个温顺的女人——不然的话，象她这样一个年轻的女人怎么会去跟一个四十三岁的鳏夫结婚呢，而且他有五个儿子、一个兄弟和嫂子，再加上一个连吃饭都不能自理的老母。——然而在厨房里，她却成了一头佛罗伦萨的纹章狮子。米开朗基罗就住在父母隔壁，因此常听到继母穿衣上集市前跟他父亲进行辩论。

“你每天都要一包鲱鱼，一千个桔子。”

“洛多维科，你真是一个只要塞满钱包而空着肚子的守财奴。”

“空着肚子！三百年来，咱波纳罗蒂家的人没有一个少

吃过一顿饭呢。”

这时，米开朗基罗已穿过堂屋，这里有一个壁炉，前面是一条橡木凳，还有靠石头支撑的六码长的风箱，靠墙的椅子都有皮垫和皮靠背。再下面一间房子是父亲的书房；洛多维科坐在房里艰难地翻阅着一堆羊皮纸的帐簿。多年来，他唯一的活动是聚精会神地考虑如何保住波纳罗蒂家族的那点遗产，不过现在已缩小成在塞蒂格纳诺的一个面积仅十英亩的农场和一栋尚有争议的房子了。

洛多维科听到儿子走进屋，便抬起头来。他髭须相连，又浓又密，下巴下面的胡须蓄得足足有四英寸长。他已头发斑白，前额上横着四条深深的皱纹，棕色的眼睛流露出忧郁的神色。他是个谨慎的人，出门时门上总要上三把锁。

“早上好，父亲大人。”

洛多维科长叹了一口气，说：“我生得太晚了。一百年前，波纳罗蒂家的藤蔓都是挂满香肠的。”

他知道波纳罗蒂每一代人有多少土地，知道每代人的房产、生意、金元；非但知道，而且还掌握得十分准确，丝毫不差。家史简直成了他一生的圣经。“我们是高贵的自由民。”他常对孩子们说，“我们这个家族跟美第奇家族一样悠久”。

当强大的亲教堂派，即古尔夫派在佛罗伦萨掌权时，波纳罗蒂家族也迅速兴旺起来：波纳罗蒂家的人也当上了市长和市议员。宫廷的赏识还可追溯到十四年前，即一四七四年，那时洛多维科本人都被任命为亚平宁山区两个村子的主要行政官。

当他站在凹式窗子里，让熹微的阳光温暖地照在自己肩上时，这孩子的心回想起母亲在世时的塞蒂格纳诺大屋，那大屋俯视着阿尔诺河谷。那时有爱情和欢笑；可是母亲死后，

父亲便绝望地退避到自己的书房，那大屋已交给卡桑德拉婶保管了。米开朗基罗从此感到孤苦伶仃，有时只能在祖母蒙娜·亚历山德拉和石匠托波利诺一家那里得到慰藉。石匠的妻子蒙娜·玛格丽塔还当过他的奶妈。

父亲续弦后全家迁往佛罗伦萨。即使到这时，米开朗基罗也只要一有机会就逃到托波利诺家去。他在托波利诺的院子里常常学习凿那晶莹的石头，这石头是从附近的采石场运来的，凿好后用作佛罗伦萨一座新宫殿的建筑材料。他细心听取石匠及其儿子的教诲，凿得又细又准确，就这样来消磨因丧母而带来的苦恼。

米开朗基罗从回忆中清醒过来。“父亲，我刚从吉兰达约画室回来。他已答应签定合同，收我做学徒。”

洛多维科站起来，在这孩子面前发号施令，指手划脚地训起来。儿子想当工匠的想法真使他感到莫名其妙，因为这将会是把波纳罗蒂家族推向社会深渊的最后一着。

“米开朗基罗，我送你到学费昂贵的学校去深造，以使你在羊毛商会青云直上，有朝一日当个大阔商。佛罗伦萨的豪富们就是这样起家的，甚至于豪富美第奇家族也不例外。你以为我会白白让你虚度年华，去当画匠，来给祖宗脸上抹黑吗？三百年来，没有哪个波纳罗蒂的子孙堕落到靠苦力谋生的地步。”

“这是事实。我们世代代是高利贷者，”孩子说。

“我们属于金钱交易会，这是佛罗伦萨最有威望的行会。放高利贷才是荣宗耀祖的职业。”

米开朗基罗耐心地寻找托词。“难道您没看见弗朗切斯科大叔在奥尔·圣·米歇尔教堂外面的遭遇吗？一开始倒楣就伸手抓钱，关门收摊。有谁的手还能比他的手快？”

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弗朗切斯科这时匆匆跑进屋来。他声音嘶哑地说：“米开朗基罗，你怎么能以中伤咱波纳罗蒂自家人来取乐呢？”

这孩子愤慨起来了。“不，我因为是波纳罗蒂家的也同样感到自豪。佛罗伦萨人不是因为有多纳太罗的雕刻和吉兰达约的壁画而感到骄傲吗？那么为什么我却不能做所有佛罗伦萨人引以为荣的那些工作呢？”

洛多维科把手搭在孩子的肩上，口里叫着他的爱称：“米开拉尼奥罗。”五个孩子中，他是掌上明珠，因此父亲对儿子寄予最大的期望。“米开拉尼奥罗，可是多纳太罗生是工匠死也是工匠。吉兰达约的命运也会如此。”

“搞艺术嘛，就等于用灰浆去粉毛驴，”弗朗切斯科这样评论说，因为托斯坎纳人的智慧是一整套谚语和格言，“到头来只能是白费了气力，浪费了灰浆。”

“我身上只能榨出艺术，剩下的体液只怕连吐唾沫都还不够用呢。”米开朗基罗嚷道。

洛多维科吼起来了：“我教你去当贱种吧。”

他的拳头象雨点一样打在孩子身上。米开朗基罗象是风暴中的一头走兽一样低下了头，但口里却喃喃地念着祖母的格言：“别动火，一个人生来想干什么就该干什么。”

他从眼角里看到特别肥胖的卡桑德拉婶婶走进门来，也听到她用低沉的声音在帮腔。突然之间，骂声和拳头都停止下来，原来祖母已走进房间。她早已退隐，只在出现家庭纠纷时才出来干予家政，洛多维科倒在椅子上。“别让我再听到你去给艺人当学徒的话。”他说。

蒙娜·亚历山德拉对儿子说：“加入羊毛行会搓羊毛和进药房拌颜料有什么区别？你连五只鹅都养不起，还说什么养



五个儿子。五个孩子都必须自我生活；米开朗基罗想进画室就让他去吧。”

“我已打定主意当吉兰达约的徒弟，父亲，您必须在合同上签字。今后我会孝敬您们大家的。”

“我们可没有分文送你去当学徒呀。”

米开朗基罗轻声说：“不要钱，父亲。吉兰达约倒答应付钱给我呢。他认为我有一手好手艺。”

洛多维科在自己胸前划了个十字。他说：“我可真比圣人克制得还多啊！”

\*

\*

\*

吉兰达约的画室在整个意大利都是最热闹、最成功的画室。他的兄弟也是画家，都是由他们的父亲培养成材的；他们的父亲是一个熟练的金匠，因制作一种“吉兰达”的花环而驰名全国。这种花环是佛罗伦萨妇女的时髦发饰。

米开朗基罗发现这画室生气盎然，师徒个个心平气和。他由负责管学徒的梅纳迪关照。“绘画的目的嘛，”梅纳迪开导说，“就是装饰，使故事逼真，给人以欢乐；是的，即使那些殉难的圣徒们的画，也当如此。米开朗基罗，把这些铭记在心，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画家。”

吉兰达约对学生当时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教法。只是在墙上钉着一块金匾，上面写着技法的宗旨：

每日不停笔；

功到自然成。

米开朗基罗必须学会做每个人手中的活。吉兰达约为托纳波尼唱诗班设计了全套壁画图案。他还创造了更显目的拚板画和画有重要人物肖像的拚板画。其他拚板画主要部分由



梅纳迪、彭尼德托、格拉纳奇以及布吉亚尔迪尼等这些最有经验的学徒绘制；最年轻的学徒只能在那些弧面窗上实习，因为这些都是人们难以看到的东西。

两周过去了，米开朗基罗签合同和领工资的神秘日子终于来到了。他感到自己做得太少，还不配拿这两枚佛罗林；因为他干的活是到化工商店取颜料啦，筛沙子啦，再用皮管冲洗啦，如此而已。

这一天，天还没亮他就醒来了，爬过弟弟波纳罗托身上，穿上衣，便向画室走去。吉兰达约遇见他时只随便招呼了一声。他一直在苦心构思圣约翰为新教徒洗礼的图画。他很生气，因为自己表达不清自己对耶稣的观点。米开朗基罗忧虑地望着他，心想：难道他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其他学徒也来到画室，这时他的朋友格拉纳奇才看出他的心事。于是他走到吉兰达约弟弟大卫的身边（因为他是发薪饷的出纳），在他耳边低语了一阵。大卫把手伸进挂在腰皮带上的钱包，给米开朗基罗两块金币和一份合同簿。米开朗基罗在第一项上签了字，然后写下那重要的日子：一四八八年四月十六日。他想到他将把佛罗林交到父亲手中的时刻，想到这里，他笑逐颜开。好一会他才明白学徒们在吵闹，听到厨师的儿子，小淘气雅各布的声音：

“就这样定了；大家凭记忆把画室后面那个守护神的样子画出来。谁画得最象算谁赢，并要他出钱请客。西科、鲍迪内利、格拉纳奇、布吉亚迪尼、特德斯科，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米开朗基罗感到胸口一阵隐痛；怎么把他撇在一边呢？他的童年是孤独的，除格拉纳奇以外，他再无别的朋友。过去孩子们做游戏总是把他排斥在外的。这是为什么？难道说

因为他太小，太懦弱？难道说他生来跟欢笑无缘？他极想参加这群孩子的游戏。

雅各布在叫嚷道：“时间限度——十分钟。”

“雅各布，为什么我不能参加比赛呢？”米开朗基罗喊道。

雅各布把脸沉下来。“你赢不了，没有出钱请客的机会。”

“让我也来试试吧。说不定我画得也不算太糟的。”

“那好吧，”雅各布终于批准了他。“现在，都准备好了吗？”

米开朗基罗激动地拿起炭笔和纸，开始描绘他在弄堂墙壁上看到的那个乖僻的人像的轮廓。

“时间到！”雅各布喊道，“把画通通摆到桌上来。”

米开朗基罗把自己的画也摆了上去，雅各布惊讶地凝视着。

“简直不敢相信。你们看！米开朗基罗赢得第一名！”

孩子们欢呼着表示祝贺。他自豪得容光焕发。他虽然是最新到的学徒，却赢得了宴请大家的权利……宴请每一个人啊！这时他的情绪低落了下来。一共七个孩子。两公升甜酒，还有汤、小牛肉和水果！他那两块金币中的一块岂不就被挖去了一个大洞么？

在去小饭店的路上，其他的孩子有说有笑，兴冲冲地走在前头，他自己有点不自在了。他走到格拉纳奇身边。“我上当了是吗？”

“是的。不过这是入会的第一步罢了。如果你早知如此，你会让自己去乱画一通吗？”

米开朗基罗害羞地咧嘴而笑了。“原来他们本不会输给

我的呀！”

\*

\*

\*

翌日，米开朗基罗看着吉兰达约完成乔维娜·托纳波尼的油画像，这是另受委托而画的。“油画是属于女人的，”吉兰达约讽刺说，“但我可以把这个人像用到壁画中去。米开朗基罗，千万别去创造人；只能画你从现实生活中接触到的人。”

米开朗基罗看到技巧很高的学徒彭尼德托从不进行徒手画，认为他只注意纸上的那些几何比例，而不注意人物的性格特征。彭尼德托还告诉米开朗基罗：“脸部分成三等分：第一，头发和前额；第二，鼻子；第三，嘴和下巴。现在再看人体的比例——女人我就不讲了，因为她们没有一个是合比例的。手臂加手可伸到大腿中间。人体长相当于八个人头；这一长度与人把双臂向左右平伸的宽度正好相等。”

米开朗基罗也试着按这些几何图形来画，但这种限制简直是一个棺材，他只能把一具具尸体硬塞进去。

从雅各布那里，他不仅得到技巧上的指导，还获知城里的种种风流轶事。凡是那些极其丑恶的事情，他全都了如指掌。他每天都要到客栈、酒馆、理发店、艳窟走上一遭，与宫殿前石凳上坐着的一群群老人谈上一阵，因为这些都是丑闻的散布者。

吉兰达约有一本森尼尼谈绘画的论文集；雅各布虽然一字不识，但却总是装腔作势，朗读着他记下来的段落：“艺人者，生活必循其规，此如同从事神学、哲学等他科学业者也；饮食适度，以保腕力。摧汝腕力，使其成随风飘摇之树叶者唯有一弊：是常与女人交也。”雅各布读完后仰天大笑起来，